

□ 罗安春

黔东南赋



域置黔巽,乃东出两湖南下两广之要津,风行兮无殊壤。顺都柳江兮达港粤;挟清水江兮通京阙。千古江山谁作主,长江自东流;各族相依比邻居,竟团结以谋。若夫清景浮烟树,宿雨荡云霾。昔坡脚遗址,乃人类初开;任黔地牧马,为社稷聚财。屯垦、驿道,利苗岭八百里加急快哉;龙标、阳明,育黔中三千名毓秀俊才。

清水江文书,契约文明有度量裁;都柳江木排,民间贸易继往开来。正乾坤清气,浩浩汤汤,山色濛濛水滢滢,云自无心花自裁;叹繁华易逝,悲恨相迭,千里江山人尽望,千古兴亡风雨排。至若己丑前神州大地冉冉物华休,热血儿郎跃跃为解忧。驱联军,治台湾,荡日寇,志士旌旆旆;争解放,促和平,聚和

睦,仁人献嘉猷。迎风云巨变,渐遭浓愁;看星移物换,雨散云收。丙申孟秋建州凯里,时和风徜徉;此后风雨兼程,各族甘苦当。箎路蓝缕,栉风沐雨,历尽沧桑;康衢烟月,政通人和,揽尽春光。嗟呼千里苗疆,雄峻之美,其姿傲视东方。云台雷公望月对峙,溱阳清水绕峰徜徉;烟雨人家迷醉,村落卧流水之旁。浮世三千,此一隅可慰心伤;踏破红尘,此一地桃源芬芳。更有千年音韵,原生之乐,其名早已传扬。花桥鼓楼,浅吟低唱,听其声,如松间清泉闪光;山腰柳岸,高亢嘹亮,循其形,如云间飞鸿鸣翔。慢道清歌云且住,休去,鼓楼天籁为君开;试问千年歌尚在? 传载,吊脚楼内授歌奇。须沐苗族姊妹节,携五月浓情,藏于花蕊,约于江岸,邀来百侣共度;侗族大歌节,乘秦汉风尚,唐时音调,宋时旋律,引来全球共旅。忙碌人生,难踏清幽路;疲惫心灵,最后栖息处。尔乃百姓良善容人,怀瑾握瑜,故邻里亲和;旅者临门,虔诚拜谒,故迎唱以歌。有农家女,明眸皓齿,如伊人在水之畔,沉鱼落雁,五月花愁颤,盈盈舞步,一服一饰,展妙姿之娉娉;有农家汉,剑眉星目,如朗月在空之侧,炯然有神,深涧水清澈,阵阵笙歌,一曲一调,显刚劲如山河。品得凯里酸汤,浩浩人间至味;三杯

两盏淡酒,了却红尘烦累。长桌宴,相留醉,四时同;高山流水闲梦中。半城佳品,迎来雅士频临;一城烟火,抚就凡人初心。呼呼古法造纸,承一脉技艺;苗绣贵银,袭上古色味。炫灿织锦,妙手丹心越千年;水岸花桥,独具匠心对微澜。独木龙舟,双桨鸿惊,逐浪追风;层叠梯田,带月荷锄,勤致晴空。于是登高临眺,极目山川远。朗日玉带缠腰,长桥卧岭,贯通天堑;雨晨拈雾成棉,群山为岛,村落如珠现;初霁薄纱披肩,虹桥吸涧,风摇闲云漫;夜来归鸟鸣梁,花香楼前,月满庭院。于是赏四季流景,沐四季清影。春来溱阳河水映斜阳,见盛装舞步,蕴在秦唐。夏夜数盏星灯浪万重,月移花影闹村东。秋日水瘦云清涧底天,蝉声如咽雨如烟。冬来休管尘间几处同,身在此山中。烟波画船,赏心乐事共君论;霞霞翠轩,莺歌对和出清尘。喜百姓为念,全州同心向;擎开新局,谱写新篇,绘宏图而戮力相携与天齐;三山为点,三江穿线,付勤勉而神州新曲迎唱。众手齐描,扶贫绩愈佳;如火如荼,振兴势如浪。呼呼,昔日山穷去远,今日群情激荡。山海文化,佛黔相牵,筑桥头堡,以期才俊,路远兮求索,求索兮奋进,奋进兮共享。幸甚生于斯怀,是时四海承风,六合同心,大哉乾元;须知盛世中华,民族复兴,社稷民安。

□ 龙飞宇

听闻那就是爱 (外一首)

多少次寒风的雕琢
一次次摔打
从异域山川纷纷降落到人间
完成一次生死蜕变
有时候,我对着一朵雪花发呆
就像握住婴儿的手
无数的风从体内穿过
心底的秘密被全部交出
我想,如果成不了一朵雪花
那就爱它
自由自在的,落

那盏油灯

泛黄的光
始于一根火柴的触碰
六十年代
父辈用手工垒砌的
三层小楼
倒塌在几年前的一场雨中
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楼里的那盏油灯
一直亮着
在记忆的海岸
一圈一圈,突破
我不设防的门

□ 赵强

一棵树 (外二首)

走进森林,向着最深处行进
会发现——
一棵深褐色古树高高耸立
树根扎得很深,和大地相拥,交织
树干笔直粗壮,坚硬,树皮毛糙
清风而过
弯弯树枝上一片片叶子轻轻摇动
它们看上去很安静,像是摇篮里的孩子
树旁花草繁盛而紧密,并未摇曳
显而易见,它们是在选择集体性沉默
倚靠着古树一旁歇息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
光斑、树荫的自我存在感,彼此投射与回应
抬头仰望眼前古树
顿感天空渺小,还不及一片叶子大
诚然,我何尝不想自己是一棵树多好

奶奶的模样

这棵茂盛的树很有灵性
树下生长着玉簪、绣球花
紧贴土地的根系蜿蜒曲折,沉着,从容
躲过了头顶毒辣的太阳
人们虔诚地向它靠近
用红布条、红丝带绑在它的枝头
打成单结、平结,或是蝴蝶结
跪拜于树下,烧香磕头,以此祈福许愿
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
须臾间,不禁想起我少年时
稀疏白发奶奶曾将一根红绳系在我脚腕
摸着我的小脑袋瓜,微笑着——
祈求健康平安,一步步走向美好
风起时,树上红布条随风飘荡
每一个红布条仿佛都有慈祥奶奶的影子
不论时光流逝,心中尚存一份执念——
奶奶,“她活成了一棵树的模样”

生活

窗外,一朵花从枝头滑落
白里透粉花瓣被风吹散,一瓣又一瓣
有如一张张孩童真笑脸
它们追逐风的样子很陶醉,又惬意
或许,它们比我更会享受生活
客厅最显眼处挂着的赭色摆钟
略显古老,不慌不忙地摆动
站在窗前,看着转角,街灯很高
楼宇也很高,行人匆匆
蓦然发现,事物呈现出来的样子——
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真的、假的
有痛、有悲、有喜,也有泪
落在泥土上的花瓣
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轻轻调侃——
“成年人的世界,总要笑着面对生活”

□ 乔金敏

田野颂

栅栏在晨曦中打开
肩扛犁铧、锄头的乡人
陆续走向田野,走向光和希望
以一撇一捺的笔触
与田野对话,沟通土地和心
书写乡村古老的生存哲学
而那么多的苍鹭像白云一样
落在田野上。我是多余的那只可
可,到底还是被——
田埂上的,酢浆草、紫地丁、
婆婆纳、芨芨草、苦苣菜……
叫出了乳名
多么亲切的乡音——
开着斑斓的小花,与庄稼一起
年年泥土里生长新词
如果来生能够成为它们中的一
枝一叶,也是今世的我啊
——最大最美的修行

□ 姜启春

野菊花开

一天早晨,不经意间看见阳台上的那盆野菊花开了,嫩黄的花蕊,浅粉的花瓣,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欣喜无比。这株不起眼的野菊是我七年前从库设小学带来的,它伴随我已有二十一个春秋,看到它,我在库设小学的时光历历在目。

库设的晚秋,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进宿舍楼的走廊,地上一片湿滑,走廊角落里的孤寂的烂花盆,一株野菊花正迎着风雨绽放着,还带着几分执着与傲气。这株弱不禁风的野菊,在这个寂寞的角落里悄然绽放,默默地陪着我度过了多少个漫长的秋冬。

2000年,我从高坨小学调到库设小学,在第一个秋天里,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野菊花,一株株生长在贫瘠的土地里,面黄肌瘦,单薄薄地在寒风中伫立着,昭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这里的孩子们,也是个单瘦而黝黑,风一样地在田野里跑来跑去。野菊、孩子,成了我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走廊上的这株野菊花,是一个叫小芳的学生从山上挖来送给我的。

小芳身单体薄,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乡,姐妹俩寄居在伯父伯母家。学校知道她穷,凡是上级给予资助,最先考虑的就是她,我们几个老师也视她为自己的女儿,经常给她买衣服和学习用品,利用周末到她家家访。小芳不仅乖巧懂事,而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快毕业时,她辍学了。后来听说她为了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几个弟妹,只能选择辍学,靠打工挣钱

供弟妹读书,我为她深感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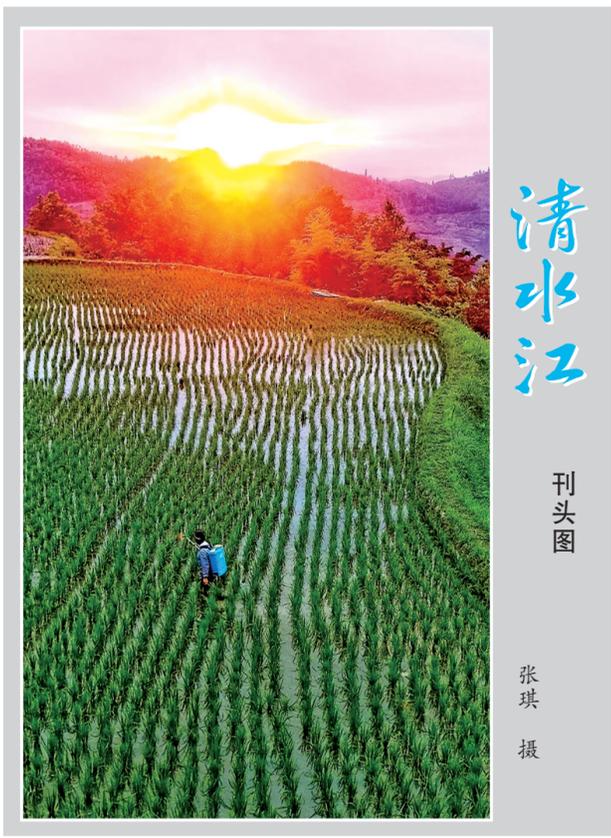
库设是一个有名的大风坳,许多老师都以种种理由调离,而我,连续两年的遴选,最终都以微小的劣势惨败告终。我如一个迷路的孤行者,始终走不出这重重山峦,在这个大风坳里徘徊,无法实现一个孤行者的理想,去远山的那边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也许是自然环境的因素,还是好老师调走的原因,这里的学生急剧减少,从当初我来时的二百多个,到一百多个。经调查了解,库设片区进城务工的农民不断增多,接二连三的孩子都离开农村到城里就读,学生就自然而然减少,老师也越来越少了,我更加感到孤独和落寞,此时,恐怕只有这株野菊才能真正读懂我的心!

为了排遣心中的孤独,学生寝室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场所。我与他们促膝谈心,教他们洗衣叠被,辅导他们作业。他们思想有什么波折时,我就耐心进行疏导;他们想念爸爸妈妈时,我就掏出手机给他们打电话……记得有一个叫小华的男生,刚出生时被生父遗弃,他被人领养,为了生活,养父养母常年漂泊他乡,小华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小华因缺少爱,自尊心异常强。有一次与同学发生点摩擦,想半夜离校出走,我们耐心劝阻也无济于事。突然,我无意瞥见那株野菊,想起小芳,便把小芳的故事讲给他听。讲着讲着,小华突然抱着我失声喊起来:“爸爸,我懂事了。”

从此,小华变得大方开朗起来,学习越来越努力,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同年,我也遴选上了县城关一小。

“宁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野菊花始终是坚强傲骨的,从不屈服于风霜雨雪,薄薄瘦瘦的身姿熬过了漫长的秋冬。严冬过去,它又从那看似干枯的茎秆上生出细细嫩嫩的叶子,衬托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清水江

刊头图

张琪 摄

□ 张玉明

栀子花

古书上说,栀子之名,依果而来。可有谁见过栀子的果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栀,酒器也,栀子象之,故名。”“栀”又是怎样的一种古酒杯呢?读科普作家王辰的《桃之夭夭》,书中有一幅栀子果的照片,顿解心中迷团。取一朵栀子花,将其花瓣摘尽,手中剩下的绿色花梗,便是那古酒杯的模样,也就是将来栀子果的雏形了。花梗包括花托和花萼两部分。花托渐渐膨大,成椭圆形,便长成古酒杯的杯身。几根尖尖的花萼,长成狭长的触角状,如同古酒杯的长耳。颜色转为金黄,便是栀子成熟的果实了。

栀子有重瓣和单瓣两种。如今常见的是重瓣栀子,又叫大花栀子,正式学名叫白蟾。盛开为重瓣栀子,花瓣繁多,挤叠在一起,就像一团揉皱的白纸。重瓣栀子有浓郁的香味。郑逸梅在《花果小品》里说栀子花为“夏花之最馥郁者,不可近鼻嗅,因刺激太甚也。”汪曾祺则形容它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有人不习惯这种直冲脑门的香气,以为俗气。明代王世懋《花疏》曰:“重瓣者花大而白,差可观,香气殊不雅。”不过母亲喜欢。小时候,住的是土墙草屋,梅雨季节,家中地湿霉味重,蚊蝇又多。母亲会在堂屋的饭桌上放一碗水,水中养许多栀子花,有的正开,有的含苞待放。浓浓的栀子花香,弥漫开来,空气顿时清新了许多。母亲也将栀子花悬挂在我们的蚊帐里,一可祛除夏季汗味,二可防蚊虫叮咬,有助睡眠。母亲还将栀子花别在我们的衣襟前,戴在妹妹的头上,或放在我们的书包里。母亲说,身上有香味,老师会喜欢你,同学们也愿意跟你玩。只是重瓣栀子是不结实的,所以平常很

难见到栀子的果实。

单瓣栀子香气淡些,更清幽纯正,也会结果。现在单瓣栀子已难觅踪迹,只是在荒山野地才能偶然见到。栀子的果实可提取黄色染料,是一种重要经济植物。历史上曾经大面积栽种,风光一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若千亩栀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里的后就是栀子,果实可染黄色。茜就是茜草,根皮可染红色。在古代,红黄两色为皇家宫廷御用颜色,因而红黄两种染料的身价可想而知。如果谁家种植了千亩栀子或茜草,其富足可敌千户侯。因此能结果实的单瓣栀子,曾经地位显赫,身价尊贵,价比黄金。东汉应劭著《汉官仪》云:“染园出芝茜,供染御服。”这里的“芝”就是“栀子”。明代诗人陈长明《迎仙客》咏栀子:“栀子房,老经霜,曾染汉宫衣袂黄。”由此可知,栀子为何以果得名的缘由,完全是以果为贵。现在改用化工原料,植物色素染料退出历史舞台,单瓣栀子就此被冷落,以至难得一见。

栀子除果实用作染料之外,其花也备受古人推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诸花少六出者,唯栀子花六出。是说世上六瓣的花很少见,唯有栀子花六瓣。因此栀子又称六出花。巧合的是,冬天的雪花也是六角形,再加上栀子花色白似雪,又有清香,在炎热的夏季绽放,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梁简文帝萧纲诗云:“疑为霜裹叶,复类雪封枝。”宋人牟巘五诗:“都将千石危,化作一林雪。尽日无别香,五月何曾热。”夏天赏栀子,可以避暑,不觉天热。宋杨万里《栀子花》诗:“树恰人来短,花将雪样香。孤姿娇外净,幽馥暑中寒。”看到色白如雪的栀子,顿感凉意,暑气全消。

□ 傅安辉

简评《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

最近,从友人手头接过一本厚厚的《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打开一看,这本志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11月出版,属于我州的一本新志书。

这本志书,由黔东南州文联主席李文明亲自作序。正文前有凡例、若干彩图。正文部分有概述、大事记、人物、9章32节内容表述,还有附录、索引、编后记。全书图文并茂,共计95万字,可谓洋洋大观。我这些年一直在编写《凯里学院志》,因业务关系,工作需要,浏览阅读了不少志书,对志书的编写要求、编写体例、内容结构、记述侧重点的处理等等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为,《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是一本相当规范的志书,不仅严格遵守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原则,而且每一部分、每个章节都做到材料安排得当,处理有序,表述言简意赅,结构科学合理。这本志书的编写,质量肯定属于上乘档次。

最近几年,黔东南州文联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本志书就是一个见证。如果说,这几年州文联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我说,这本志书的出版面世,就是州文联奉献给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拳头产品,是可以彪炳后世的一项业绩。拿出这样的一本志书,就是州文联值得自豪的业绩见证。

众所周知,作家靠作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志书靠本身的质量拿奖。我猜想,下一次志书评奖,《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榜上有名,应该没有悬念。

当前,通过这本志书的面世,可以检阅我州有史以来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检阅我们形成的文学艺术队伍,对于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从事文学艺术事业,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那些已经去世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这本志书记载了他们取得的业绩,他们在九泉之下得知也感到欣慰,得到安慰。

那些还活着健在的老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青年文学艺术工作者,他们通过这本志书,看到自己的业绩被彪炳史册,肯定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将会更加执着于文学艺术事业。

因此,这本志书的出版面世,不仅具有书写历史、存史、以史为鉴的功用,更具有推动我州现实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价值。

这本志书能够编撰得如此有质量,我看,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州文联领导的重视。以李文明主席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对本志书的资料收集、编撰、修改、出版,前前后后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落实各项具体事务。比如,经费不足,李文明就请老朋友帮忙,只付给编撰团队较少的编务费。有的材料不够充分,甚至空缺,州文联领导班子不辞辛劳,密切联系各文艺协会、各县文联,要求他们提供补足有关资料。有了领导班子的特别重视和亲自领衔解决问题,落实具体事务,保障了这本志书的编撰能够顺利进行。

二是资料的深厚积累。在这本志书编撰之前,州文联老主席杨光磊手头就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资料,他还前后编写印制过两本关于州内文学艺术方面情况的资料集。2021年11月他又领衔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黔东南民族文艺概观》一书,近50万字。由于广泛占有资料,所以,这本志书的丰富内容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现在我们看到这本志书的彩图就多达64页150多幅,如果杨光磊老先生等人不是有心人于平时积淀,就不可能具有那么多的彩色照片提供选用。一本志书,光是彩图就达到64页150多幅,这在黔东南州是第一看到,在贵州省也是绝无仅有。

三是集结了优秀的修志专家。州文联领导慧眼识珠,请得资深志书专家吴谋高,还有吴寿昌加入编撰团队,吴谋高又带来我州修志专家实力派代表人物吴泰菁进入这个编撰团队,还有其他编志骨干也被李文明拉到这个编撰团队里。于是,可以说,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的编撰,集结了我州最卓越的编志专家人才,所以,才有可能编出这样具有质量的志书,奉献给时代、社会和人民。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志》的编撰、出版面世,积累了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加以总结。这对今后我州集结优势力量编写重大题材书目,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指导意义。

